



左翼思潮主導美國校園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自以色列與哈馬斯爆發衝突以來，歐美各地都出現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浪潮。我並不熟悉歐洲的狀況，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會集中討論美國大學校園示威的背景。在執筆之際，已經有超過一百多間美國大學舉行了挺巴勒斯坦集會，包括了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州大學教堂山分校.....。以我所知，這些聲援行動並沒有提及誰首先發動戰爭，和二十五個國家的公民被哈馬斯殺害、綁架。

福克斯新聞網絡（Fox News）認為這種現象是因為美國大學已經被左翼思想滲透和支配。平心而論，並不是全部挺巴勒斯坦的學生都是左派人士，但的確左派人士都傾向於支持巴勒斯坦、反美、反以色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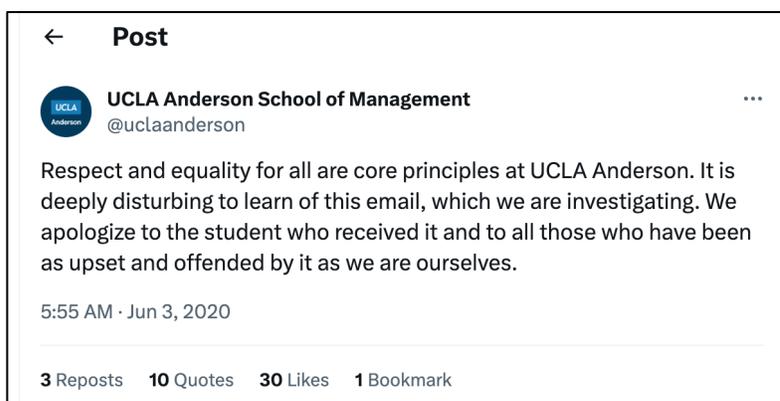
其實，由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左傾思潮已經成為了美國校園的主流，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之後，左翼思想短暫地受到挫折，但近年來又再到活躍起來，至今已經爭取到主導地位。根據美國高等教育研究所 2016-2017 年的調查，60%的美國大學教授說自己屬於極左派或自由派，而只有 12%自稱為保守派或極右派。1989 年，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 2.3 比 1。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裡面，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變成了 5 比 1，亦即是增加了一倍有多。此外，根據 2022 年 The Crimson 對哈佛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的調查，超過 80% 的受訪者將自己的政治傾向描述為「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

為什麼左翼思想似乎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呢？畢竟，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會對現狀不滿，心底裏嚮往烏托邦，左翼思想鼓吹平等、社會公義、反壓迫、反強權、大愛包容、多元化……，這些美麗的遠景實在令人趨之若鶩。筆者修讀心理學，對人性弱點略知一二；我也讀過哲學，對邏輯謬誤亦稍有一點認識；而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訓練，更令我嚴謹地審視證據。經過細心的檢討，便可以發現一些吊詭的現象：往往左派人士是用壓迫的手法去反壓迫，用仇恨去鼓吹大愛包容，而所謂多元化，就是爭取只有自己的聲音得到聆聽，而其他人則要滅聲，結局是一元化！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例子。

2020年，一位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在一門歷史課程中講授了早期的全球貿易，這包括了白銀和馬鈴薯的貿易，他還提及了早期貿易的負面影響，例如奴隸制、虐待原住民、疾病傳播，他的最後一張幻燈片上有一個討論問題：「貿易的正面影響能否合理化負面影響？」然而，一群自稱為「激進社會公義戰士」的學生向大學投訴，說那位教授暗示奴隸制度是合理的，結果他被解僱。

有趣的是，在同一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測驗有一條類似的題目：『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試題惹起眾怒，原因是被指為日本侵華洗白。

也是在2020年，一位為名叫喬治弗洛伊德的黑人被白人警察殺害，一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要求一位管理學院教授對黑人學生的考試評分寬大處理，因為他們受到情緒創傷。教授拒絕訴求，於是乎學生將教授的回應上載到社交媒體，結果有二萬人聯署，要求將這名教授辭退，隨後校方表示教授的電郵令人感到不安，承諾展開調查，並且暫時將他停職。。我心想：近年來美國出現了多宗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難道教授也要對亞裔學生額外優待嗎？





今年一月，一位明尼蘇達州哈姆林（Hamline）大學的美術史教授被校方解僱，只因為在課程中她展示了一些 14 至 16 世紀穆罕默德的圖畫。她知道一般穆斯林認為展示先知的形象是拜偶像，是褻瀆，她只是想呈現歷史，希望學生知道在歷史中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她再三聲明，如果任何學生不想見到畫像，他們可以離開課室；如果不想討論這個題目，也可以獲得安排去做替

代習作。儘管如此，一些穆斯林學生向校方投訴那位教授冒犯了自己的宗教，教授被裁定對不同宗教不夠敏感，結果失去了教席。

筆者曾經在哈姆林大學讀書，我領教過校園裏面的自由派氣氛。哈姆林是循道會的大學，這所基督教大學並沒有為在穆斯林國家受壓迫的基督徒發聲，反而順應穆斯林學生的要求，辭退一位忠於歷史事實的教授。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根據個人教育權利基金會（FIRE）的數據，光是 2020 年就有 136 名教授因發表異見而被懲罰或者解僱，還有一千多宗針對教授政治正確性的投訴。筆者本人亦兩次遭遇過這種性質的投訴，幸好每次我都可以逢凶化吉。例如有一次我在課堂上介紹自己的書，在書中我提及一位名叫費雪（R. A. Fisher）的英國統計學家，一名少數族裔的學生指出：「費雪提倡優生學，你在書中有提及嗎？」我回答：「我的書只談論統計學。」聽罷她拂袖而去，並且投訴我是種族主義者。

除了教授，學生亦受到無情的打壓。舉例說，2021 年 9 月，波士頓艾默生（Emerson）學院一群學生張貼出反對極權政府的貼紙。大學管理層隨即表示，這些學生可能違反了大學關於「偏見相關行為」和「侵犯隱私」的政策。大學管理層在調查期間對該組織實施了臨時限制，禁止他們在校園內舉辦任何活動。

2021 年 11 月，加州克洛維斯（Clovis）社區學院一群學生獲准在校園周圍張貼海報，這些海報列舉了共產主義政權的暴行，並且慶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然而，這些海報很快就引起了投訴，有人表示，如果不除下這些海報，他們將提出騷擾索賠。幾天之後，大學校長下令將海報撤下。

多年來，我在不同大學的課堂和研討會上聽見過無數反美、反西方、反資本主義的言論，但它們從未受到禁制。我並不是說在大學中右派沒有打壓左派，但總體來說，左派在氣勢上的確佔了上風。

冷戰結束之後，有人曾經提出這個有趣的問題：美國陣營無論在科技、軍事、經濟實力上都超過蘇聯集團，而且相較於極權專政和計劃經濟，自由民主及市場經濟能夠為人民帶來更高的福祉，但為什麼要經歷四十多年那麼長久的時間才取得勝利呢？我相信原因之一是：當時在宣傳戰、輿論戰上美國陣營處於劣勢，無它，開放的社會很容易被滲透。

最後，我希望讀者思考一下以下的問題：為什麼在冷戰時代，歐美國家出現了波瀾壯闊的反越戰浪潮，但為什麼在某些國家卻沒有反對蘇聯入侵匈牙利和捷克的示威呢？為什麼在列根主政的 1980 年代，西歐人民會要求美國撤走部署在北約國家的潘興二型飛彈，但東歐卻不會反對蘇聯部署的 SS-20 導彈？為什麼現在歐美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挺巴勒斯坦示威，甚至以色列亦有反戰集會，但穆斯林國家卻不會有支持以色列和要求釋放人質的聲音呢？

2023 年 10 月 30 日

〈左翼思潮主導美國校園〉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